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大學衍義補卷七十九至八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秦瀛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石鴻翥

謄錄監生臣包文訓

大學衍義補卷七十九

明 丘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崇教化

躬孝弟以敦化

商書伊訓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植也）

蔡沈曰孝弟者人心之所同非必人人教詔之立愛敬於此而形愛敬於彼親吾親以及人之親長吾長以及人之長始于家達于國終而錯之天下矣

臣按先儒有言孝弟之道達之天下而謂之立者盡吾愛敬之道於此使天下之愛其親者莫不視我以為法盡吾敬長之道於此使天下之敬其長者莫不視我以為準此即所謂建中建極也愛敬之道既立於此則愛敬之化必形於彼始而一家

次而一國終而四海之大莫不各有親也各有長也亦莫不有愛敬之心也觀感興起孝弟之心油然而生則各親其親各長其長而天下平矣臣惟天生人君而付之以肇修人紀之任必使三綱六紀皆盡其道然後不負上天之所命然其所以肇修之端則在乎愛敬焉愛敬既立則由家而國而天下天下之人無不愛其親敬其長人人親親而長長家家能愛而能敬天下之人皆由吾君一人

植立以感化之也

禮記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孝以事親順以聽命錯諸天下無所不行

葉夢得曰君子無不愛也自親而推之則有殺故以愛親為始君子無不敬也自長而推之則有等故以敬長為始始乎親而達其敎於天下凡有親者莫不敦愛而相顧也故曰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始乎長

而達其教於天下凡有上者莫不用命而相尊也故曰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親親長長君子所自立而效至於天下天下平故曰錯諸天下無所不行

臣按人君之愛其親敬其長盡吾為人子為人少之禮耳而非欲人之貴有親貴用命而為之也然而天下之人見吾愛吾之親敬吾之長則曰以萬乘之尊四海之富猶且盡為人子之禮以愛其親盡為人少之禮以敬其長況吾儕小人哉於是咸

知以愛親為事而敬其貴於是由己父之親而推之凡一家之親不敢以不愛焉咸知以敬長為事而用其命於是由己兄之命而推之凡在上之命無不順焉是則人君之愛敬行之於一家自然有以錯之於天下之大此無他以心感心天下無異心因化致化天下無異化故也

孝經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

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

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弟

禮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所敬者寡而悅者衆此之謂要道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者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兄者

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

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

臣按孝經孔曾問答之言而曾氏門人所記者也首言孝為至德要道而教之所由生因孝而推言及悌盖以孝者必悌未有孝而不悌者也教以孝以敬天下之父教以悌以敬天下之兄敬一人而千萬人悦推其極以至於通神明光四海是則孝悌雖曰為治之要道其實人君之至德也而德之

所以為德則以敬為本焉

論語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謂干犯在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朱熹曰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為弟言人能孝弟則其心和順少好犯上必不好作亂也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為仁猶曰行仁與者疑辭謙退不敢質言也言君子凡事專用力於根本根本既立則其道自

生若上文所謂孝弟乃是為仁之本學者務此則仁道自此而生也

臣按人之生也得天地之理以為性性之中則具此仁焉具此仁理自然便有此和順之德故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是則所謂孝弟也孝弟出於良心自然不為逆理亂常之事君子知其然凡事必務於根本根本既立然後推之以仁民愛物無一民不得其生無一物

不得其性皆由乎一念之仁而一念之仁則起於愛親而敬兄也

大學曰上老老所謂老吾老也而民興孝感發而興起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幼而無父之稱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度也所以為方之器

朱熹曰言此三者上行下效捷於影響所謂家齊而國治也亦可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矣是以君子必當因其所同推以度物使彼我

之間各得分願則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天下平矣

臣按朱熹嘗言大學先說上行下效則絜矩處是就政事上說若但興起其善心不使得遂其心雖能興起亦徒然耳如政煩賦重不得養其父母畜其妻子安得遂其善心須是推己之心以及於彼使彼仰足以事俯足以育方能使人興起者聖人之化也然有以化之而所以推己處之者可無其則乎所謂則者矩也矩者所以為方之器也先儒

謂匠欲為方必先度之以矩欲平天下者以何物為矩而度之邪亦惟此心而已我心所欲即人心所欲我欲老吾老長吾長而人亦欲老其老長其長吾即推吾之所以欲老老長長之心而度天下之人心知其心所欲老老長長而無異於我也以我之心度彼之心吾之老者吾老之使之得以安其老吾之長者吾長之使之得以遂其長吾既得以遂吾老之長之之心而彼之有老有長者亦得

以遂其老之長之之願而為其老者長者又皆安其老遂其長無一人之不得其所無一家之不如其意無有廢而不舉之處無有偏而不均之患人人皆然家家皆然推之於國而國亦然推之於天下而天下亦莫不然古之所謂明明德於天下者其端實在於此蓋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心德之全在於仁而行仁之本先乎孝弟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行

之之端於是乎啓處之之則於是乎周治國平天下之要道孰有加於此哉

孟子曰謹庠序之教申重也丁寧反覆之意之以孝弟之義頒與班同老人頭半黑白者白者不負任背在戴任首在於道路矣

朱熹曰庠序皆學名也夫民衣食不足則不暇治禮義而飽煖無教則又近於禽獸故既富而教以孝弟則人知愛親敬長而代其勞不使之負戴於道路矣

臣按先儒有言古者道路之間輕任幷重任分班

白者不提挈不特子弟代父兄之勞凡行道之人少者皆分代老者之任行道者如此則居家者可知於其家者既能孝弟如此則其於國者必能尊君親上矣若是者豈非庠序設教之功哉然學校之設所以明倫人倫非止於親長也而聖賢之論立教者莫不以孝弟為先焉孟子告齊梁之君又欲其於孝弟之義深致其丁寧反覆之意蓋以孝弟者人心之所同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平天下之要道實有在於斯焉

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朱熹曰親長在人為甚邇親之長之在人為甚易而道初不外是也舍此而他求則遠且難而反失之但人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則天下自平矣

張栻曰使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其本在人君親其親長其長以倡率之而已味此數語堯舜三王之治可得而推矣

臣按先儒有言仁義根於人心所同有行之則甚近而易

其要在乎親親長長但人各自親親長長則仁義流行天下豈有不平者乎張栻謂味此數語堯舜三王之治可得而推則是唐虞三代之治所以後世不及者以人人有士君子之行也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則溥天之下無一人而不孝不弟焉孝弟者行仁義之本仁義充塞於天下豈非雍熙泰和之世乎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

朱熹曰仁主於愛而愛莫切於事親義主於敬而敬

莫先於從兄故仁義之道其用至廣而其實不越於事親從兄之間蓋良心之發最為切近而精實者有子以孝弟為為仁之本其意亦猶是也

臣按孔門傳授以孝弟為仁義之實而施於政治者必本仁義而仁義之推行必始於孝弟孔子曰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曾子曰孝者所以事君弟者所以事長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而孟子於是二者尤切切焉不一而足蓋親親

長長達於天下而為仁義天下之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則仁義之效著而天下無不平治矣

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陳氏失其名曰孝弟者人之良知良能自然之性也堯舜人倫之至亦率是性而已豈能加毫末於是哉

又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朱熹曰良者本然之善也孩提二三歲之間知孩笑可提抱者也愛親敬長所謂良知良能也親親敬長雖一人之私然達之天下無不同者所以為仁義也

臣按為治之道不外乎仁義而仁義必先於孝弟葢人人皆有愛親之心所以愛親者即仁也人人皆有敬長之心所以敬長者即義也親者吾之私親吾愛吾之親若私也然而通之天下之人亦莫不愛其私親與吾之所以愛吾之親者無以異使

有一人之不愛焉非所以為仁也兄者吾之私長吾敬吾之兄若私也然而達之天下之人亦莫不敬其私兄與吾之所以敬吾之兄者無不同使有一人之不敬焉非所以為義也噫良心出於一人之私仁義通之天下之大因心為治天下之平其端在此矣

王制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修而兼用之

孔穎達曰人君養老有四一是養三老五更二是子孫為國難而死養其父祖三是養致仕之老四是引戸校年養庶人之老

陳祥道曰虞氏以燕則以愚勝禮夏后氏以饗則以禮勝愚殷人以食則超愚禮之中周則文備故修而兼用之

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

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郊養庶老於虞庠

陳澔曰行養老之禮必於學以其為講明禮義之所也國老有齒有德之老庶老庶人及死事者之父母也國老尊故於大學庶老畀故於小學

臣按王者之養老所以教天下之孝也而必於學者學所以明人倫也人倫莫先於孝弟老者之於君以德則君尊也以齒則老者先也人君致孝弟於其親長下之人無由以見也故於學校之中行

養老之禮使得於聽聞觀感者曰上之人於夫人之老者尚致其敬如此矧其親屬乎萬乘之尊且如此吾儕小人所宜興起感發也噫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長吾長以及人之長一禮之行所貫者飲食之微而所致者治效之大也

月令仲秋之月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猶賜也　糜亦粥也）

陳澔曰月至四陰陰已盛矣時以陽衰陰盛為秋人以陽衰陰盛為老養衰老順時令也几杖所以安其

身飲食所以養其體

祭義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

吳澂曰年即齒也四代之所貴雖有不同而其尊尚年齒則一蓋年齒之可貴於天下歷四代至於今不變故曰久矣尚齒之弟次乎事親之孝也

孝弟發諸朝廷行乎道路至乎州巷放乎獀狩修乎軍旅衆以義死之而弗敢犯也

孔頴達曰上文但言弟此兼云孝者以孝故能弟弟則孝之次也孝弟之道無處不行故衆行孝弟雖死不捨也

吳澂曰朝廷政令所自出下民所視效故先朝廷道路民所行之處州巷民所居之處獀狩者用衆於内也軍旅者用衆於外也義謂所宜行衆人以此孝弟為所宜行者故寧死而不敢犯不孝不弟之事也

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食三老五更於太學所

以教諸侯之弟也又曰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袒袒衣
而割牲制牲體為俎實執醬而饋進食也執爵而酳食畢以漱口冕而
總干總持干盾立於舞位所以教諸侯之弟也是故鄉里有齒而
老窮不遺強不犯弱衆不暴寡此由太學來者也
鄭玄曰三老五更互言耳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
也
方慤曰祀明堂以享帝而享必配以父所以教孝也
食三老五更於太學以貴老所以教弟也由太學來

者言敎化之原出自太學來也

臣按天子行養老之禮則下之人化之雖以鄉里閭巷之間莫不皆以齒序為尚也是以人之年老者雖耄耋困窮人知上之所敬在此也莫不尊奉敬養之而不敢遺棄舉斯心而推廣之至於强不犯弱衆不暴寡皆自人君養三老五更於太學中來也此無他本孝弟之心之所推爾

周禮地官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二曰養老

夏官羅氏中春羅春鳥獻鳩以養國老
蟄而始出者

臣按天子之養老有二有國老有庶老貴貴謂之國子則貴而老者謂之國老賤者謂之庶人則賤而老者謂之庶老羅氏獻鳩以養之者國老也司徒以保息養之者庶老也

漢明帝永平二年帝帥羣臣養三老五更于辟雍用其德行年耆高者一人為老次一人為更服都紵大袍單衣皁緣領袖中衣冠進賢杖玉杖五更亦如之不杖皆

齋于太學講堂其日乘輿先到辟雍禮殿御坐東廂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天子迎于門屏交禮道自阼階三老升自賓階至階天子揖如禮三老升東面三公設几九卿正履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祝鯁在前祝饐在後五更南面公進供禮亦如之明日皆詣闕謝恩

中元元年又行此禮乃下詔曰眇眇小子屬當聖業令月元日復踐辟雍尊事三老兄事五更安車輭輪供綏

執授侯王設醬公卿饌珍朕親袒割執爵而酳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八佾具修萬舞於庭三老李躬年耆學明五更桓榮授朕尚書三老五更以二千石禄養終厥身其賜天下三老酒人一石肉四十斤有司其存耆耋恤幼孤惠鰥寡稱朕意焉

馬端臨曰古人養老之禮有養於鄉者所謂五十養於鄉王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於東序是也有養於國者天子視學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

執醬親饋執爵親酳是也漢初每鄉及縣皆有三老歲首則使人存問賜以束帛酒肉或賜以爵乃古人養於鄉之意而國學養老天子親講之禮則至東漢始行之

臣按養老之禮則自有虞氏以來有之至周而禮始備其養老也天子視學合樂而行之春秋戰國此禮不行也久矣至漢明帝始行之歷魏晉至北朝往往舉行唐開元禮雖有其儀考之史未見其

行也葢帝王之世以孝弟為治老者近於父長者近於兄故設為視學養老之禮所以教天下之人孝弟也上之人以孝弟師先天下之人使之皆歸於親親長長之化無一人而不親其親而孝不長其長而弟禮教日明風俗日厚天下豈有不治平者哉

以上躬孝弟以敦化

大學衍義補卷七十九

大學衍義補卷八十

明 丘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崇教化

崇師儒以重道

周禮曰大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

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四曰聯師儒

葉時曰大宰繫民之九兩司徒安萬民之六俗而皆以師儒行乎其中誠以師道不立則天下無善人儒道不立則天下無正學

臣按天下不可一日無師儒之功然師必以儒儒必以道然後可以立規矩於一時垂楷範於後世也彼異端衆技亦皆有師然師不以儒儒不以道豈足以繫天下之心而聯天下之俗哉此人君所

以有志於三代之英而後大道之行者莫不崇儒重道立為師表以正天下之人心以成天下之治化

學記曰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為尸則弗臣也當其為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

陳澔曰嚴師如孝經嚴父之義謂尊禮嚴重之也無

北面不處之以臣位也

方慤曰嚴即尊也嚴師即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是矣以一人之貴而師匹夫之賤以四海之富而師環堵之貧此嚴師所以為難也嚴師者人嚴之也人嚴其師則師道嚴矣師所以傳道故師嚴然後道尊學所以為道故道尊然後民知敬學以神言之故為尸則弗臣以道言之故為師則弗臣

大戴禮武王踐阼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黄帝顓頊之道

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齊矣王齊三日王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負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而東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彊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而為戒書於席之四端銘曰安樂必敬無行可悔一反一側亦不可不志殷監不遠視爾所代几

銘曰皇皇惟敬口口生敬口生呞口戕口鑑銘曰見爾前慮爾後盤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楹銘曰毋曰胡殘其禍將然毋曰胡害其禍將大毋曰胡傷其禍將長牖銘曰隨天之時以地之財敬事皇天敬以先時劒銘曰帶之以為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倍德則分

朱熹曰周武王踐祚之初受師尚父丹書之戒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退

而於几席觴豆刀劒戶牖莫不銘焉今其遺語尚幸頗見於禮書願治之君志學之士皆不可以莫之考也

臣按周武王之於師尚父欲有問焉則以師禮尊之而不敢處以臣位而師尚父知道之在己也亦不敢輕屈其道必以師道為尊忘其身之為臣而君之為君也君忘其身之為君以道在臣也臣忘其身之為臣以道在己也古之聖君其尊師者如

此非尊其人也尊其道也以為不如是則不足以得其道不得其道則無以為治然不徒求之求之而得其言則又惕然恐懼而推演之以為銘焉用以朝夕警省欲其常接於目每存乎心而將以施之天下國家而為子孫千萬世之貽謀也此無他予之者不輕受之者知重知所以重則不輕視之而兢兢業業惟恐不能保守而或失之也銘凡十有四今摘其辭語易知者如右

孟子曰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輔相世代君長人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

朱熹曰達通也蓋通天下之所尊有此三者曾子之說蓋以德言之也今齊王但有爵耳安得以此慢於齒德乎

又曰達尊之說達通也三者不相值則各伸其尊而無所屈一或相值則通視其重之所在而致隆焉故

朝廷之上以伊周之忠聖者老而祇奉嗣王左右孺子不敢以其齒德加焉至論輔世長民之任則太甲成王固拜手稽首於伊周之前矣其迭為屈伸以致崇極之義不異於孟子之言也故曰通視其重之所在而致隆焉爵也齒也蓋有偶然而得之者是以其尊施於朝廷者則不及於鄉黨施於鄉黨者則不及於朝廷而人之敬之也亦或以貌而不以心惟德得於心充於身行於家推於鄉黨而達於朝廷者也曾

子曰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子思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孟子曰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師弟之間意見之相合固如此

又曰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名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今天下地醜類也德齊莫能相尚過也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

程頤曰古之人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為尊大也為是故耳

朱熹曰大有為之君大有作為非常之君也先從受學師之也後以為臣任之也所教謂聽從於己可役使者也所受教謂己之所從學者也又曰此章見賔師不以趨走承順為恭而以責難陳善為敬人君不以崇高富貴為重而以貴德尊士為賢則上下交而德業成矣

輔廣曰天地交而後萬物遂上下交而後德業成此自然之理也世衰道微君不知下賢惟知恃勢以驕賢者下不知自重惟知自屈以諂時君上日驕而下日諂上下之情扞格而不接德之與業渙散而無成天下日趨於亂而世俗猶以孟子為迂闊良可悲矣

臣按道出於天德得於人人人皆有初不以貴賤少長而有異也但所稟者有偏全所得者有先後故齒之長者先得之稟之厚者全得之我雖有之

然或有所未盡故於其齒之長而得之全者尊敬之而不敢慢好樂之而不敢疎惟恐彼之不我親不我告而我終焉如此而已也夫然則吾擁是虛器於臣民之上則人將有負乘之譏彼其之刺何以成治功而保先王之基業而貽厥子孫之孫謀歟此古之帝王所以尊德樂道而敬夫黄耇之老老成之賢必先學焉而後臣之也噫人君之尊德樂道如此則凡得於聽聞觀感之下者孰不敬賢

而重道哉以上尊敬師儒

檀弓魯哀公誄孔丘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哉尼父

鄭玄曰尼父者因其字以爲之謚也

陸佃曰據左傳所録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不修春秋之辭也今記修之如此

陳澔曰作謚者先列其生之實行謂之誄大聖之行

豈容盡列但言天不留此老成而無有佐我之位者以寓其傷悼之意而已耳稱孔丘者君臣之辭

臣按此後世追謚孔子之始蓋孔子儒教之宗師所謂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絶學為萬世開太平者也自哀公誄之之後後世帝王屢加褒崇尊其人所以尊其道也哀死者所以示生者也

漢高祖十二年上行自淮南還過魯以太牢祠孔子

臣按高祖不事詩書之主得天下之初其於他神不見有所尊敬而於孔子獨以太牢之禮祀焉盖孔子萬世帝王之師人心之有天理者自然爲之起敬盖秉彛好德之良心也漢四百年之治所以幾於三代者盖祀魯一太牢之效耳

元帝時孔霸以帝師賜爵號褒成君奉孔子後

臣按後世封孔子子孫俾奉其後者始此

梅福上書于其君曰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孔氏子孫不

免編戸以聖人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孫則國家必獲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天亡極何者以聖人素功封其子孫未有法也後聖必以為則不滅之名可不勉哉

平帝元始初追謚孔子曰褒成宣尼公追封孔均為褒成侯

臣按此孔子謚宣之始

光武建武五年幸魯使大司空祠孔子

章帝元和二年東巡守過魯幸闕里以太牢祠孔子及

七十二人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講論語帝謂孔僖曰今日之會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至於光榮非所敢承帝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乎遂拜僖郎中賜褒成侯損及孔氏男女錢帛

臣按昔人有言古人建立學校未嘗不以祀禮為先也高皇帝雖在倥偬猶能修其祀於過魯之日

武帝興學校而獨未聞釋奠之禮焉明帝行鄉飲于學校祀聖師周公孔子初似未知所以獨崇宣聖之意至永平十五年幸孔子宅祠仲尼章帝安帝皆幸闕里祠孔子作六代之樂則所以崇文重道者至矣使當時儒學之臣能以古人釋奠之禮而推廣之則又何以加焉

魏文帝黃初二年詔曰昔仲尼資大聖之才懷帝王之器當衰周之末無受命之運教化乎洙泗之上于時王

公莫能用之乃退考五代之禮修素王之事因魯史而制春秋就太師而正雅頌千載之後莫不宗其文以述作仰其聖以成謀咨可謂命世之大聖億載之師表者也遭天下大亂百祀墮壞舊居之廟毁而不修褒成之後絶而莫繼闕里不聞講頌之聲四時不覩蒸嘗之位斯豈所謂崇禮報功盛德百世必祀者哉其以議郎孔羨為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祀令魯郡修起舊廟置百戶吏卒以守衛之又於其外廣為室屋以居學者

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詔曰弘我王化在乎儒術能發此道啓迪含靈則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所謂自天攸縱將聖多能德配乾坤身揭日月故能立天下之大本成天下之大經美政教移風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人到于今受其賜不其猗歟年祀漸遠靈光益彰雖代有褒稱而未為崇峻不副於實人其謂何夫子既稱先聖可追謚為文宣王

臣按文宣王之謚始此

五代周太祖幸曲阜謁孔子祠既奠將致敬左右曰仲尼人臣也無致敬之禮上曰文宣百代帝王師得無拜之即拜奠於祠前

胡寅曰孔子大聖途之人猶知之豈以位云乎哉如以位固異代之陪臣也如以道則配乎天地如以功則賢於堯舜斯臣也當周太祖時以拜孔子為不可則當石髙祖時必以拜契丹為可者是故君子有言天下國家所患莫甚於在位者不知學在位者不知

學則其君不得聞大道淺俗之論易入義理之言難
進人主功德高下一係於此然則學乎學乎豈非君
臣之急務哉
宋真宗咸平三年幸曲阜縣謁文宣王廟帝服鞾袍詣
廟酌獻廟內外設黄麾仗孔氏家屬陪列初有司定儀
止肅揖帝特再拜又至墓奠拜追謚曰玄聖文宣王先
是詔有司檢討漢唐褒崇宣聖故事初欲追謚為帝或
言宣父周之陪臣周止稱王不當加帝號故第增美名

乃按春秋演孔圖及莊子之言加以玄聖其後又以犯

聖祖諱改至聖

臣按宋真宗幸闕里奠孔子有司定儀注止肅揖

帝不從特行再拜禮可謂知禮矣然不服玄端而

用鞾袍况其所以至聖人之居者乃為封禪之故

非誠也其所加謚者用緯書異端之説至其改謚

又因縣卒所言妖妄之神而避其諱要皆非禮之

禮心既不誠名又不正聖人在天之靈其肯受之

乎且孔子所以為萬世帝王之師所重在道而不在爵位名稱曰王曰帝有與否皆不足以為吾聖人之輕重也

元武宗大德十一年制曰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所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儀範百王師表萬世者也朕纂承丕緒敬仰休風循治古之良規舉追封之盛典可加大成至聖文宣王於戲父子之親君臣之義永惟聖教之尊天地之大日

月之明奚罄名言之妙

臣按孔子為儒道之宗萬代綱常之主上焉而伏羲神農黄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賴之以明不有孔子之六經則所謂十聖人者世之人或有不得其詳者矣孔子以身立教以言垂教使天下後世知有彝倫之理中正之道君子得以聞大道之要小人得以蒙至治之澤一皆吾聖人作經垂訓之功也是以帝王有志於盛德大業者固皆崇

重其道則雖幼冲之君如漢平帝不學之主如周
太祖多欲之君如元武宗皆知所以崇重焉可見
天理之在人心其所以秉彛好德者初不間於智
愚賢不肖與古今也矧夫聰明睿智之君而處夫
崇高富貴之位且又當夫重熙累洽之時可不知
所以崇重之哉雖然與其崇聖人以虛名孰若遵
聖人以實理唐玄宗謚聖人以文宣似矣然而塵
聚瀆倫聖道安在宋真宗加聖謚以至聖似矣然

僞作天書聖道如何臣故曰與其崇聖人之虚名孰若遵聖人以實理以上褒崇先聖

魏齊王正始七年始以顔回配享孔子

臣按此後世以顔回配享孔子之始

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詔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從祀孔子廟堂

臣按唐太宗詔以諸儒從祀孔子皆其有功於聖人之經者也卜子夏毛萇有功於詩左丘明穀梁

赤公羊高有功於春秋伏勝孔安國有功於尚書
高堂生戴聖有功於禮王輔嗣有功於易劉向鄭
衆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康成服子慎王肅賈逵則
通有功於諸經者何休杜元凱范甯則又有功於
三傳者然子夏在十哲之列而此又列之者是時
七十二子雖列像廟堂未得享祀惟子夏以有功
於詩得在從祀之列至開元七年七十二子始從
李元瓘請得從享祀

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謚孔子爲王乃贈顔子爲公閔子等九人爲侯曾參等七十六人爲伯

臣按此後世追贈孔門弟子爲公侯伯之始

宋真宗咸平三年追封兖公顔回爲兖國公費侯閔損等九人爲公郕伯曾參等七十六人爲侯又詔封左丘明等二十一人俱爲伯

臣按此後世從祀諸儒有封爵之始

神宗元豐七年以孟子同顔子配食宣聖荀況揚雄韓

愈從祀

臣按此後世以孟子配享孔子之始

徽宗大觀二年詔躋子思從祀

政和三年封王安石為舒王配享臨川伯王雱從祀

臣按宣聖廟堂乃大公至正之所在豈容一毫私意於其間而姦黨之徒乃敢欺天罔聖以扶翼其惡黨以為自己姦利之地時君可欺而聖人在天之靈其可欺乎徽宗燭理不明而為姦黨所蔽雖

曰褒崇安石而不知適所以彰其莫大之惡而增

其極惡之罪也

理宗淳祐元年詔曰朕惟孔子之道自孟子後不得其

傳至我朝周惇頤張載程顥程頤真見力踐深探聖域

千載絶學始有指歸中興以來又得朱熹精思明辯表

裏混融使中庸大學語孟之書本末洞徹孔子之道益

以大明于世詔令學宫列諸從祀以示崇奬之意又以

王安石謂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為世

罪人豈宜從祀

景定二年皇太子言乾淳間文公朱熹與宣公張栻成公吕祖謙志同道合切思講磨擇精語詳開牖後學誠有功於聖門三臣者俱嘗被詔追褒兼準御筆秩熹于從祀如栻如祖謙宜升從祀詔從之

度宗咸淳三年始以顔回曾參孔伋孟軻並配孔子

元文宗加顔回為兖國復聖公曾參郕國宗聖公孔伋沂國述聖公孟軻鄒國亞聖公是歲始以董仲舒從祀

臣按自禮經有釋奠于先聖先師之說唐貞觀中始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有功於聖經以為先師從祀先聖廟庭至宋神宗進荀況揚雄韓愈于從祀此三人者其功又不專於一經其後徽宗以王安石配享及祀王雱雖是羣姦私意然亦以其有作三經義之功理宗崇尚理學列周惇頤等七大儒于從祀後又兼秩司馬光邵雍蓋以此九儒者重明聖道俾大明于世也夫自唐人列祀諸儒如

荀況之性惡揚雄之詘身王弼之虛無賈逵之讖緯戴聖之貪殘馬融之黨鄙杜預之短喪多得罪聖門者其間純正如董仲舒者顧不得侑食至于元天歷中始秩祀焉我聖祖開國之初首去揚雄之祀正統改元用言者從祀吳澂後又以胡安國蔡沈真德秀列在從祀此數儒者皆於經有發明之功故特祀之夫從祀於孔子之廟堂者必其人於孔子之道有所合而無所愧然後可以與焉不

輕與之所以重其事重其事所以重其道也以上言褒祀先儒

文王世子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衆也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舉也秩常也節禮也祭先師先聖焉

陳澔曰天子視學之日初明之時學中擊鼓以徵召學士蓋警動衆聽使早至也有司教詩書禮樂之官也

臣按天子之尊不輕舉動惟於學宮時常臨視雖

曰以舉賢斂才而實以崇儒重道也

漢明帝中元元年初建三雍親行其禮天子冠通天衣日月備法物之駕盛清道之儀袒割辟雍之上尊養老更饗射禮

唐高祖武德七年幸國子學親臨釋奠

太宗名天下純儒耆德以為學官數臨幸觀釋菜命祭酒博士講論經義賜以帛廣學舍千二百區

宋太祖建隆元年正月幸國子監二月又幸四年四月

又幸
太宗端拱元年幸國子監將出顧見講堂左右博士李
覺方聚徒講書詔覺講易卦淳化五年又幸國子監名
孫奭講堯典說命
哲宗元祐中幸國子監詣文宣王殿行釋奠禮御端化
堂命祭酒豐稷講尚書無逸
臣按哲宗視國學或謂呂大防曰祖宗視學非有
爵命之賞則有金帛之賜今皆無之何也大防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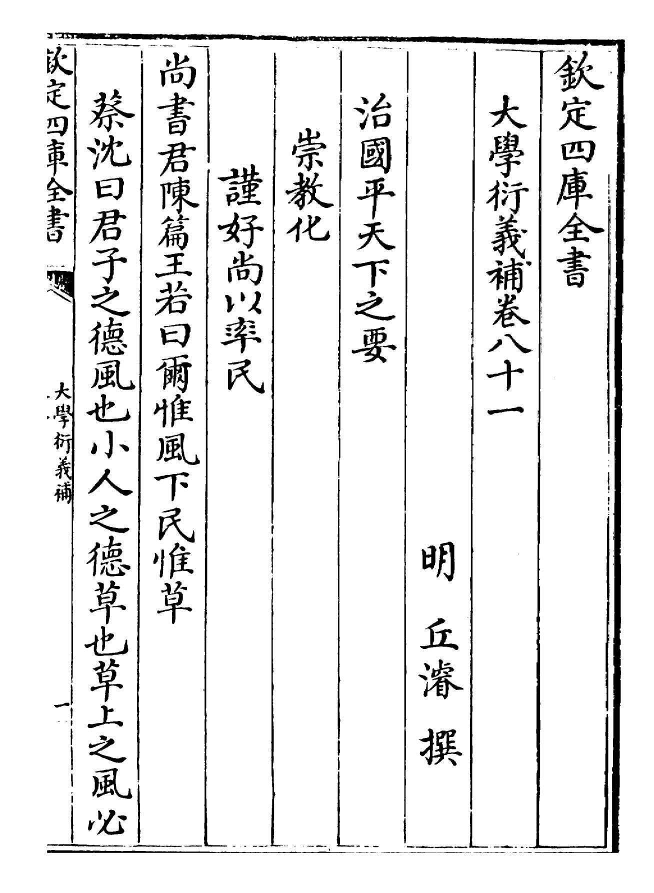
古者天子視學蓋常事也德意在焉小惠何足道
哉吾固欲天子時一幸金帛之賞後日何可繼也
政恐惜費而止耳大防此言可謂至論蓋天子視
學所以崇儒而重道非但以為美觀而已也盖學
校禮義之所在聖賢道德之所宗萬乘所以必親
臨之者所以崇儒道敬先師作興人才以為世道
之故而或者乃欲望爵禄之賞金帛之賜何所見
之小哉盖君子之所重者道義也小人之所嗜者

則在於祿利焉苟君之恩付我以師儒之任兢兢然以不稱厥職為懼賴主上之寵靈以光賁我學宮崇重乎師道而吾之所感荷者雖九錫之榮萬鎰之富不足以彷彿之矣一階半級匹帛銖金焉能為有亡哉萬一君恩以吾教訓之有方講論之明切而有錫焉受之可也我聖祖初得天下首建太學車駕屢臨幸焉列聖相承率循是道命坐賜茶兼有衣幣之賜錫以璽書以勉勵我師生者諄

切詳悉往往勉以聖人為學之道期以帝王作人之效用鋟于梓士子入學之初俾之莊誦佩服士習丕變人才彙興有由然哉以上視學

以上崇師儒以重道

大學衍義補卷八十



大學衍義補卷八十一

明 丘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崇教化

謹好尚以率民

尚書君陳篇王若曰爾惟風下民惟草

蔡沈曰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

偃君陳克由周公之訓則商民亦由君陳之訓矣

臣按此成王命君陳代周公尹東郊策命之辭孔子答季康子之問其言本諸此風譬則君也草譬則民也風之為氣勁而力草之為物柔而弱以勁而有力之風而加諸柔弱之草其偃仆之易且速可知矣人君之居上也其轉移之勢豈止於風而民之處下也其隨順之形則甚於草矣人君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則其感孚之妙轉移之易順從之

速其猶風之於草有莫知其然而然矣

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

蔡沈曰言斯民之生其性本厚而所以澆薄者以誘於習俗而為物所遷耳然厚者既可遷而薄則薄者豈不可反而厚乎反薄歸厚特非聲音笑貌之所能為爾民之於上固不從其令而從其好大學言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亦此意也敬典者敬其君臣

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常道也在德者得其典常之道而著之於身也葢知敬典而不知在德則典與我猶二也惟敬典而在德焉則所敬之典無非實有諸已實之感人捷於桴鼓所以時乃罔不變而信升于大猷也

臣按人之生也其性本有善而無惡有善故其有生之初無不厚也逮夫有生之後蔽於外物誘於習俗於是乎其厚者始變而薄矣然向者其所得

於天之本然者則固淳如也在上者誠能敬典而在德於凡所謂人倫之常道兢兢焉敬恭之而不忽皆必實而有諸己凡吾所令於民以為政教者即吾所好以為典常者也則吾之一身周旋動履於大道之中由是得於聽聞觀感之下者莫不遷善而改過變惡以為美化頑為仁反薄歸厚蕩蕩平平皆升進于大道之中無反無側矣

君牙篇王若曰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

中

蔡沈曰教之本在君牙之身正也中也民則之體而人之所同然也正以身言欲其所處無邪行也中以心言欲其所存無邪思也孔子曰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周公曰率自中

臣按此穆王命君牙為大司徒之誥命

詩序曰羔羊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小曰羔大曰羊羔羊之皮所以為裘

素絲五紽（白也紽以絲飾裘之名）退食（退朝而食於家）自公（從公門而出）委蛇委蛇（自得之貌）

朱熹曰南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故詩人美其衣服有常而從容自得如此也

臣按先儒謂此詩為文王作人之效如春風和氣所在生輝故人才之所成就驗諸在野則赳赳之武夫公侯腹心觀諸在朝則委蛇之大夫節儉正直此文王之化不可以淺深遠近論者也然則人

君一身為風化之本烏可不慎其所自出哉

又曰騶虞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植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

朱熹曰文王之化始於關雎而至於麟趾則其化之入人者深矣形於鵲巢而及於騶虞則其澤之及物者廣矣蓋意誠心正之功不息而久則其薰蒸透徹融液周徧自有不能已者非智力之私所能及也故

序以騶虞為鵲巢之應而見王道之成其必有所傳矣

陳鵬飛曰始於鵲巢之夫婦而人倫正中於羔羊之君臣而朝廷治人倫既正朝廷既治使天下皆被文王之化而有騶虞之仁心則王道成矣

禮記坊記子云善則稱親過則稱已則民作孝

吳澂曰言人子善稱親過稱已則民化之皆興起而孝於親

子曰長民者朝廷敬老則民作孝
鄭玄曰長民謂天子諸侯也
葉夢得曰老近於親也近者猶敬於上則親者民必知孝於下
緇衣子言之曰為上易事也為下易知也則刑不煩矣
呂大臨曰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易事者以好信故也易知者以用情故也若上以機心待民則民亦以機心待其上姦生詐起欲刑之不煩不可得矣

劉彞曰上難事則下難知上易事則下易知好惡悖於上喜怒失其常於是有匿其誠信以為容悦者屈其忠直以為阿諛者包其禍心以為詐偽者苟可以罔上而免其咎罰者奚所弗至哉為下如是可謂難知也

臣按上下之分雖殊而人心之理則一上之人有偏心難事也有褊心難事也有私心難事也有忌心難事也有疑心難事也有慾心難事也下之人

深情者難知也厚貌者難知也巧言者難知也令色者難知也陰私者難知也隱忍者難知也藏機者難知也蓄奸者難知也爲人上者知吾之位尊而權重人敬憚畏避之不暇必和顔悦色以待人開心見誠以示人傾心輸意以用人平心易氣以與人寛仁大度以容人至誠惻怛以恕人則在我者易於事矣知人之難知也推誠以待之因事以試之如孔子所謂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

又如所謂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則人之難知者亦易於知矣大抵知人則哲雖堯猶以為難下之人誠不易知也上之人茍能一待之以誠而不藏機蓄智以為牢籠駕馭之術則在我者易事而在彼者不難於知矣孟子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

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愿刑不試而民咸服大雅曰儀刑文王萬國作孚詩作邦

陳澔曰緇衣鄭國風美鄭武公之詩小雅巷伯寺人刺幽王之詩大雅文王之篇

呂大臨曰好賢必如緇衣之篤則人知上之誠好賢矣不必爵命之數勸而民自起愿心以敬上惡惡必如巷伯之深則人知上之誠惡惡矣不必刑罰之施而民自畏服文王好惡得其正而一出乎誠心故為天下之所儀刑德之所以孚乎下也

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

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

陳祥道曰言之化人也淺故不從其所令行之感人也深故從其所行好惡出於正則彼皆從而正好惡出於非則彼皆從而非猶表端而影端表枉而影枉也故謂民之表

馬晞孟曰令者令之於民行者行之於已其所行者若此其所令者若彼民不從其若彼之令而從若此之行則是上之好惡下之所取以為正而不可以不

慎也

臣按上好是物下必有甚焉者矣甚者甚於君也林林之衆蠢蠢之民無所知識見上之所好者在此則從而趨赴之傚傚之始雖一二而終至於千萬始雖涓滴而終至於滔天所謂甚焉者如是噫人君之好尚起於一念之偏私頃刻之順適而不知天下之人從風而靡遂因之而成風俗或以之而致亂亡然則君人者其好尚可不謹哉

子曰上好仁則下之為仁爭先人故長民者章志貞教尊仁以子愛百姓民致行己以說其上矣

陳澔曰章志者明吾好惡之所在也貞教者身率以正也所志所教莫非尊仁之事以此為愛民之道是以民皆感其子愛之心致力於行己之善而悅其上如子從父母之命也

子曰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亦以

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

方慤曰民以君為心者言好惡從於君也君以民為體者言休戚同於民也體雖致用於外然由於心之所使故曰心好之身必安之心雖為主於內然資乎體之所保故曰心以體全亦以體傷

陳祥道曰體從心者也民從君者也故上臨之以莊則下亦舒矣上臨之以肅則下亦敬矣心以體率心不在焉則視而弗見聽而弗聞豈非心好之身必安

之之謂乎君所以率民者也君好仁則下莫不仁君好義則下莫不義苟君不為之則民無從焉體衛心者也體全則心與之全體傷則心與之傷故曰心以體全亦以體傷民衛君者也民歸之然後可以君天下民去之則亦不能以獨君矣故曰君以民存亦以民亡

臣按緇衣此篇即心體相須以喻君民相資之意以見肢體之運動皆由心神之主使亦猶庶民之

休戚皆由君上之好惡也然肢體之運動心神固資之以為榮衛然而運動之極至於疲廢而瘰痺焉則人心之神亦因之而傷損矣人民之供役人君固資之以為奉養然而役使之過至於貧苦而怨叛焉則人君之國亦因之而喪亡矣所謂君以民存亦以民亡此二言者為人上者宜常書于座右以為朝夕之儆以比丹書之戒焉

春秋左氏傳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

適事無不濟

孔頴達曰所好必善所惡必惡在上者所好所惡不有過愆則下民知所適歸言皆知歸於善也

臧武仲曰夫上之所為民之歸也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也又何禁乎

陸贄曰凡上之所為以導下也上所不為以檢下也上所不為而下或為之然後可以設峻防寘明辟若

上為之而下亦為之固其理也又何禁乎

臣按武仲此言雖為季武子而發然萬世之下居人上者立法制明禁令必先有諸己然後為之夫然則所令無不行所禁無不止矣茍徒知責人而不知責己是豈大學絜矩之道哉

論語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朱熹曰莊謂容貌端嚴也臨民以莊則民敬於己孝

於親慈於衆則民忠於已善者舉之而不能者教之則民有所勸而樂於為善

張栻曰此皆在我所當為非為欲使民敬忠以勸而為之也然能如是則其應盖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臣按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謂之使者是有意於敺使其民也聖人答之以莊孝慈及舉善教不能而加之以則之一辭盖謂在上者能如此臨之以莊而孝而慈而舉善教不能則民自有如此感

應初非有所使亦不待於使而然也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

范祖禹曰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

臣按書曰表正萬邦上者表也下者影也表正則影正矣先儒謂政之所以得名以其能以正己者正人也已不能正焉能正人哉居人上者誠能以正存心以身率先天下則近而羣臣遠而萬民孰

敢以不正哉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朱熹曰言子不貪欲則雖賞民使之為盜民亦知恥而不竊

臣按非其有而取之盜也非獨謂貨財凡吾之所不當有者而有之皆是盜之事康子患人盜他人所有之貨物而欲弭之聖人告之以不欲所謂不

欲者凡吾所嗜好用度苟理之不可為義之不當為分之不得為而恃吾之勢以多取之乘吾之力以强刼之恣吾之材以妄為之皆是盗也吾為大盗而禁小民之不為小盗豈理也哉所謂雖賞之不竊乃假設之言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朱熹曰為政者民所視傚何以殺為欲善則民善矣

尹焞曰殺之為言豈為人上之語哉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而況於殺乎

張栻曰在上者志存於殺則固已失長人之本矣烏能禁止其惡乎欲善之心純篤發見於政教之間則民將率從丕變如風之所動其孰有不從者然則民之所以未之從者則吾欲善之誠不篤而已

臣按人君之於民如天地之於物父母之於子也

天地生物父母生子惟恐不得其所而夭閼其生生之理而或至於傷其生君之於民當體天地父母之心庶幾盡君之道也是故人君之於民賢者則保恤之不肖者則哀憐之養之教之懲之戒之至於再至於三不得已而後加之刑焉而刑亦有等第非至於逆天理敗人倫不加之以極刑也康子乃欲殺無道以就有道夫道有諸已然後可以責人吾居人之上所謂道者或出或入焉乃欲責

下之人無道而殺之又何以知其為無道也聖人告之以子欲善而民善欲其反諸身而自盡其道也所謂善者天理之公人道之正純粹而無惡者也我有是善人亦有是善上以善而自為則下之人同有是善者亦感發而興起矣

子曰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纖縷為之以約小兒於背者負其子而至矣

朱熹曰好義則事合宜情誠實也敬服用情蓋各以其類而應也

臣按在己者皆盡其道則在下者各以類而應之所謂正己而物正者也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謝良佐曰禮達而分定故民易使

輔廣曰上好禮則品節分明而誠意退遜故觀感於下者亦皆安己之分聽上之命而易使

大學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朱熹曰能絜矩而以民心為己心則是愛民如子而民愛之如父母矣又曰君子有絜矩之道故能以己之好惡知民之好惡又能以民之好惡為己之好惡也夫好其所好而與之聚之惡其所惡而不以施焉則上之愛下真猶父母之愛其子矣彼民之親其上豈不亦猶子之愛其父母哉

臣按先儒謂愛民之道不過順其好惡之心而已大約民所好者飽煖安樂所惡者飢寒勞苦使民常得其所好而不以所惡之事加之則愛民之道也雖然上下之分雖殊好惡之情則一民之所好惡者即吾之所好惡者也因已之所好惡而知人之所好惡又以民之所好惡而為已之所好惡焉非真心於愛民而以父母斯民為心者能若是乎苟為不然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

性﨑必逮夫身不獨用人為然

詩云節（截然高大貌）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俱也）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偏也）則為天下僇矣

朱熹曰詩小雅節南山之篇師尹周太師尹氏也言在上者人所瞻仰不可不謹若不能絜矩而好惡徇於一已之偏則身弑國亡為天下之大僇矣

臣按先儒謂傳引二詩以明為人上者民所共仰則其好惡當與民同之茍徇一已之偏私焉則逆

人心之所同而為天下之所戮矣蓋上人者下人之所瞻仰者也民有不平賴以平之民有不公賴以公之而上之人先以不平不公自居而好惡徇於一已之偏是謂拂人之性逆人之情雖其位高勢重一時無如之何雖未必至於戮而有可戮之理噫為人父母者而不能盡父母之道而為天下之大戮亦惟於好惡之公與偏而已可不謹哉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朱熹曰張氏謂此章重出然上篇主言人臣當以正君為急此章直戒人君義亦小異耳

臣按此章即君道以明感化之機蓋有堯舜之君則有堯舜之民有桀紂之君則有桀紂之民苟所行者桀紂之事而求堯舜之治無此理也人君行仁義而下之人逆天悖理以不仁不義應之天理昭昭亦不之容也不久旋即淪敗自古及今無不然者是以人君為治必存仁義之心以行仁義之

改

漢章帝時馬廖上疏曰昔元帝罷服官成帝御浣衣哀帝去樂府然而侈費不息至於衰亂者百姓從行不從言也夫改政移風必有其本傳曰吳王好劒客百姓多創瘢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長安語曰城中好高結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疋帛斯言如戲有切事實前下制度未幾後稍不行雖或吏不奉法良由慢起京師今陛下素簡所

與
同髻

安發自聖性誠令斯事一竟則四海誦德聲薰天地神明可通況行令乎

臣按廖所謂百姓從行不從言是誠識治化之體風化之原者也是言也始於成王命君陳曰違上所命從厥攸好大學所謂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禮記謂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皆此意也蓋人君一身風化之本原而京師者又風化始出之地君人上者誠能正身齊家而不為非禮非義之事

而於京師首善之地於凡事之營為物之創造有不合於禮不當於義者一切禁革而惟古初之是式禮義之是程茍有違焉必加以罪并坐其監領之官製造之工不但已也後世世主其所須之律令格式非不嚴而謹也然而能行之於暫而不能久者何也上之人既不能率先以身以故貴近者傚傚而先犯之然後天下從風而靡焉所謂百姓從行不從言豈不信哉

第五倫又言于章帝曰諸王主貴戚驕奢踰制京師尚然何以示遠故曰其身不正雖令不行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夫陰陽和歲乃豐君臣同心化乃成也

臣按第五倫言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是即大學所謂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者也是故人君既正身修德躬行節儉以身示教為天下先復立為制度嚴為禁令以戒飭夫妃嬪宗戚之屬左右侍御之臣內而朝著近而京邑使各安其分守

不得越禮踰制則天下靡然從其化而不敢犯矣苟徒責人而不責已限疎而不限親禁遠而不禁近耳目所及者則若罔聞知而於郡縣之遠閭里之間乃詳為之制嚴為之法則亦虛費文移徒掛牆壁而已安能戢其泛泛之心杜其呶呶之議而革其靡靡之俗哉

以上謹好尚以率民

大學衍義補卷八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大學衍義補卷八十二至八十四

詳校官中書臣秦瀛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石鴻翥

謄錄監生臣包文訓

大學衍義補卷八十二

明 丘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崇教化

廣教化以變俗

周書君陳篇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寛而有制從容以和

呂祖謙曰周公之訓大矣猶欲弘之者繼前人之政苟止以持循因襲為心其所成必降前人數等惟奮然開拓期以光大前業然後僅能不替益造始之與繼成其力量不同也和中之時大體固當寛苟無制則流蕩放肆安能從容以和乎馴擾調娛於品制之中游息化養於範圍之内斯其所以和也

蔡沈曰君陳何至依勢以為威倚法以侵削者然勢我所有也法我所用也喜怒予奪毫髪不於人而於

已是私意也非公理也安得不作威以削乎君陳之世當寛和之世也然寛不可一於寛必寛而有其制和不可一於和必從容以和之

臣按先儒謂周公遷殷頑民於下都周公親自監之周公既沒成王命君陳代周公此其策命之辭夫周公之毖殷頑民而君陳繼其後民習之頑猶者至是稍馴擾矣故成王戒其無以法制以行刻削之政尚存寛典以布和厚之仁庶幾其從吾之

化以變其舊俗也

又曰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

蔡沈曰無忿疾人之所未化無求備人之所不能忍言事容言德

侯甫曰無忿疾于頑有忍者也無求備于一夫有容者也

王安石曰修謂其職業良謂其行義職業有修與不修當簡而別之則人勸功進行義之良者以率其不良則人勵行

臣按民之為民有修者亦有不修者有良者亦有不良者修者簡別之不使與不修者混不修者亦簡別之不使與修者雜既簡別之如此然後於中冀其能修而至於良善者進用之而不良者知所愧慕亦必修飭而至於良善是進厥良所以率其

不良者也先儒謂頑不率教者不可忿疾之率教者亦當奬拔之然不可以求備必有忍乃大即無忿疾于頑之意簡厥修乃率其或不良即無求備之意此數言者雖成王為君陳治殷民而言是誠萬世人君命官化民之要道也

畢命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十二年曰紀世父子變曰世

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

蔡沈曰畢公代周公為太師也文王武王布大德于天下用能受殷之命言得之之難也周公左右文武成王安定國家謹毖頑民遷于洛邑密近王室用化其教既歷三紀世已變而風始移今四方無可虞度之事而予一人以寧言化之之難也

臣按以周公之元聖輔佐文武之聖成王之賢而一般民在京邑之近而又繼之以君陳以和其中

歷三十六年之久世已變矣而後其風始移焉由是觀之民之難化可知矣然殷民在洛邑密邇王室其無虞度之事而曰四方者蓋一肢有疾而渾身為之不寧一處有事而四方為之騷擾人君以一人之身而居四方之中四方之中苟一處之有事而四方咸為之勍勦矣民既不寧君身安得寧乎此古之明君必擇賢臣而付以保釐之任國之賢臣必體君心而盡其謹毖之心有由然也

又曰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我聞曰世禄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侉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

蔡沈曰對暫之謂恒對常之謂異趣完具而已之謂體衆體所會之謂要政事純一辭令簡實深戒作聰明趨浮末好異之事古人論世禄之家逸樂豢養其

能由禮者鮮矣既不由禮則心無所制肆其驕蕩陵
蔑有德悖亂天道敝壞風化奢侈美麗萬世同一流
也康王將言殷士怙侈滅義之惡故先取古人論世
族者發之
呂祖謙曰殷士憑藉光寵助發其私欲者有自來矣
私欲公義相為消長故怙侈必至滅義義滅則無復
羞惡之端徒以服飾之美侈之於人而身之不美則
莫之恥也流而不返驕淫矜侈百邪並見將以惡終

矣洛邑之遷式化厥訓雖已收其放心而其所以防閑其邪者猶甚難也

臣按先儒有言人之心莫難收於已放之時尤莫難閑於既收之後茍其根尚在雖一時之所收斂將觸事而發此閑之所以為難也由是以觀則般人之病根已在膏肓矣欲去其根有非法令之所能禁遏必推原其病根之所以生而求其對病之藥以蕩滌之調攝之保養之然後其根可以拔去

而永無萌蘖之生矣所謂對病之藥在有恒之政體要之辭而所以調攝之者則在復其所弗克由之禮焉若夫保養其天和之妙劑則下文所謂惟德惟義是已

又曰資資財也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兹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

蔡沈曰言殷士不可不訓之也資富而能訓則心不

遷於外物而可全其性命之正也然訓非外立教條也惟德惟義而已德者心之理義者理之宜也德義人所同有也惟德義以為訓是乃天下之大訓然訓非可以已私言也當稽古以為之說葢善無證則民不從不由古以為訓于何以為訓乎又曰是時四方無虞矣蕞爾殷民化訓三紀之餘亦何足慮而康王拳拳以邦之安危惟繫於此其不苟於小成者如此文武周公之澤其深長也宜哉不剛所以保之不柔

所以𩚆之不剛不柔其德信乎其修矣

陳經曰禮義生於富足既富以養其身又訓以養其心全正性所以順正命此所以永年也所謂能訓豈外人心天理而他有所謂訓哉德者人心之所得義者人心之所宜根于人心之所同然此之謂大訓古訓所載亦惟德義而已即人心之所同然而證之古所已然非德義之外有古訓也畢公之化本諸同然而民易從參諸已然而民易信開之之道孰過於此

君陳尚有辟以止辟三細不宥之說此篇雖歷數商俗之不美然惟務區別以生其愧教訓以導其善無片言及於刑蓋純以德化而刑措不用信矣

呂祖謙曰始皇以安危繫於匈奴而急之以剛德宗以安危繫於藩鎮而緩之以柔皆以致亂

臣按畢命一篇可見周家以仁厚立國而慮患之遠愛民之深其制事也既得寛猛之宜而其處民也又得剛柔之中所以使其民得以順其性命之

正而全其義理之天向之驕蕩悖亂者皆克由禮心之放者既閑義之滅者復存惡不終于惡而復全其本初之善矣所以然者一由其以古訓而為訓也是知化民變俗之良法要道莫先於古訓古人往矣而其訓戒之辭則具載於經籍之中是以善於為治者知古訓為出治之大本化民之大機設小學以古訓而啟其蒙開大學以古訓而明其論頒布經書俾其讀誦設立師儒為之講解責任

守令為之提督無一處而不立古人之學無一人而不讀古人之書無一家而不行古人之禮如此則普天之下雖三家之市八口之家五尺之童皆知德義可尊禮教可尚夫然而姦頑之不化習俗之不美治道之不隆盛運祚之不靈長萬無此理也

鄭子産為政於鄭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一年豎

子不戲狎斑白不提挈童子不犂畔二年市不豫價三年門不夜閉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五年士無尺籍喪期不令而治輿人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臣按子產為政而為其民殖田疇誨子弟可謂教養兼舉矣

漢文帝時賈誼上疏曰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與嚮同）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

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為陛下惜之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此業一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度江河亾無維楫維以繫船楫以制船同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

臣按為治而不定經制是猶度江河而無維楫船而無維楫則船必覆國而無經制則國必亂經者百世之常道制者一時之成法有常道以為持循

之本有成法以為持循之具是則為治之大體非通儒者不能知也俗吏何足知此哉

武帝時嚴安上書曰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馬衣裘宮室皆競修飾調五聲使有節族雜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於前以觀欲天下觀示之使其慕欲也彼民之情見美則願之是教民以侈也臣願為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貧富不相燿以和其心心既和平則盜賊消刑罰少陰陽和風雨時五穀蕃熟民不夭厲也

臣按人民所以侈靡者多見於車馬衣裘宮室飲食四者誠能立為制度凡所乗之車馬所居之宮室所服之衣裘所用之飲食皆有階級等第上得以兼下下不得以僭上使官民上下得於見聞者熟則其存於心志者定心志既定則有餘者不敢恣為於已不及者不敢慕欲於人衆心安定家給人足而教化行矣

文翁為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僻陋有蠻夷風文

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才者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數歲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為右職又修起學官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為學官弟子為除更繇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為孝弟力田吏民榮之數年爭欲為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繇是大化蜀郡學者比齊魯焉

臣按天下之風俗未必皆美也人君之教化未必皆及也蓋輿圖之廣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

俗人君一人不能一一躬歴之而其所爲條教又未必皆能一一如其俗是以有頼於承流宣化之吏隨其地因其俗以倡率教導之若文翁之治蜀者是已是故人君之治莫大於崇教化欲崇教化莫先於學古訓欲民之學古訓則在乎立學校焉學校既立有師儒以爲之指教有經書以爲之準則俾知善之當爲惡之不當爲欣然以從翕然以化皆革其舊染之俗而興禮義之風此誠人君治

平之本而良二千石之任也

韓延壽為頴川大守頴川多豪彊難治延壽欲教以禮讓恐百姓不從乃歷名郡中長老為向鄉里所信者數十人設酒具食親與相對接以禮意人人問以謡俗民所疾苦為陳和睦親愛銷除怨咎之路長老皆以為便因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略依古禮不得過法又令文學校官諸生皮弁執俎豆為吏民行喪祭嫁娶禮百姓遵用其教後入守左馮翊恩信周徧二十四縣莫敢以

詞訟自言者

臣按延壽與民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略依古禮不得過法此誠得化民之本原蓋民之所以貧窘而流於邪淫其原皆出於昏嫁喪祭之無其制婚嫁喪祭民生之不能無者民間一遇昏嫁喪祭富者傾貲以為觀美貧者質貸以相企效流俗之相尚邪說之眩惑遂至破產而流於荒淫邪誕之域因而起爭訟致禍亂者亦或有之漢之時異端之教

猶未甚熾今去其時千年矣世變愈下而佛道二教大為斯民之蠧惑非明古禮以正人心息邪說則民財愈匱而民性愈蕩矣幸而有朱氏家禮一書簡易可行乞敕有司凡民間有冠昏喪祭一依此禮以行有不行者以違制論其守令上計課以教民行古禮為最此無可書雖有他最亦不在陞舉之列如此則禮教行而民俗美化民成俗之教莫大於此

黄霸為頴川太守為條教置父老師帥伍長班行之於民間勸以為善防姦之意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全安長吏凡治道去其泰甚者爾以外寛内明得吏民心治為天下第一天子下詔稱揚曰頴川太守霸宣布詔令百姓鄉化孝子弟弟貞婦順孫日以衆多田者讓畔道不拾遺養視鰥寡贍助貧窮獄或八年亡重罪囚吏民鄉于教化興於行誼可謂賢人君子矣書不云乎股肱良哉其賜爵關内侯黄金百斤秩中二千石

而頴川孝弟有行義民三老力田皆以差賜爵及帛後數月徵霸為太子太傅遷御史大夫

臣按人君欲其政教之行於天下非得循良之臣承流而宣化於下其勢不能以徧及也漢宣帝垂意於治數下恩澤詔書吏不奉宣霸為選擇良吏分部宣布詔令令民咸知上意然後為條教班行民間民知太守之條教皆承天子之意故易於信從及其教化既行天子聞之又日詔以稱揚之首

曰宣布詔令百姓嚮化而歷數其政績之美且賜爵及金并推及其郡民之賢者嗚呼漢去三代未遠其君之求治臣之為治皆有古遺意後世則惟以簿書財賦為急未聞有及教化者矣雖有其言亦無其實為吏者固不暇於教化萬有一焉不罹於文法幸矣況望增秩賜金徵入朝以為顯官哉後世有志於教化之君其尚以宣帝為法有志於教化之吏其尚以黄霸為法

卓茂為密令勞心諄諄視民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人親愛而不忍欺之人有言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問之知其自以恩意遺之非從其求謂之曰人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知相敬事也今鄰里長老尚故餽遺此乃人道所以相親況吏與民乎吏顧不當乘威力彊請求耳凡人之生羣居雜處故有經紀禮義以相交接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人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

律治汝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内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於是人納其訓吏懷其恩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

臣按卓茂所謂律設大法禮順人情專以禮教民而不以法治眞古所謂循良之吏使天下郡縣皆得若人而治之而知所緩急輕重則天下日底於治平矣

魯恭為中牟令專以德化為理不任刑罰邑人許伯等

爭田累守令不能決恭為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責輟耕相讓

臣按教化之所以不行者以利心勝而義心微也民間之訟多起於財產兄弟以之而相鬩骨肉以之而相殘皆自此始也為守令者苟能為民分理而使之均平則詞訟不興人和而俗厚矣教化其有不行也哉

秦彭遷山陽太守以禮訓人不任刑罰崇好儒雅敦明

庠序每春秋饗射輒修升降揖遜之儀乃為人設四誠以定六親長幼之禮有遵奉教化者擢為鄉三老常以八月致酒肉以勸勉之吏有過咎罷遣而已不加恥辱百姓懷愛莫有欺犯後轉潁川太守肅宗巡幸再幸潁川輒賞賜恩寵甚厚

許荆為桂陽太守郡濵南州風俗脆薄不識學義荆為設喪紀昏姻制度使知禮禁嘗行春到耒陽縣民有蔣均者兄弟爭財互相言訟荆對之歎曰吾荷國重任而

教化不行咎在太守乃顧使吏上書陳狀乞詣廷尉均兄弟感悟各求受罪在任十二年父老稱歌徵拜諫議大夫

臣按荆以郡民兄弟相爭訟為教化不行而任咎於已且至上書言狀乞詣廷尉然非其平昔設為喪紀昏姻制度使民知禮禁而遽然而為此舉則是矯激好名非真實也君子所不貴

仇覧為遂亭長勸人生業為制科令至於果菜為限鷄

豕有數農事既畢乃令子弟羣居還就黌學其以輕游恣者皆役以田桑嚴設科罰躬助喪事賑卹窮寡朞年稱大化覽初到亭人有陳元者獨與母居而母詣覽告元不孝覽驚曰吾近日過元舍廬落整頓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至耳母守寡養孤苦身投老奈何肆忿於一朝欲致子以不義乎母聞感悔涕泣而去覽乃親到元家與其母子飲因為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元卒成孝子

臣按仇覽一亭長耳視今鄉老里長之役而乃能以教化化民爲事況受天子千里百里之寄者乎使普天之下大而一郡次而一邑下而至於閭里之間凡爲民之長者皆能以教化爲務天下有不平治者哉

吳祐遷膠東相政惟仁簡以身率物民有相爭訴者輒閉閤自責然後科行所訟以道譬之或身到閭里重相和解自是爭訟省息吏民不欺

任延為九真太守駱越之民無嫁娶禮法延乃移書屬縣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齒相配其貧無禮聘令長吏以下各省俸禄以賑助之同時娶者二千餘人是歲風雨順節穀稼豐衍吏民為立祠後拜武威太守首除暴害吏民累息即造立學宫自掾吏子孫皆令詣學受業復其徭役章句既通悉顯拔榮進之郡遂有儒雅之士

齊蘓瓊為南清河太守有百姓乙普明兄弟爭田積年

不斷各相援據乃至百人瓊召普明兄弟諭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田地失兄弟心如何因而下淚諸證人莫不灑泣普明兄弟叩頭乞外更思分異十年遂同住

後魏封回為安州刺史山民愿朴父子賓旅同寢一室回下車勸令別處其俗遂改

臣按令所謂中州之域漸染山民之俗其為治化之累大矣請痛禁之

清河王勵為楚州刺史城北有伍子胥廟其俗敬鬼祈禱者必以牛酒至破產業勵歎曰子胥賢者豈宜損百姓乃告諭所部自此遂止

臣按鬼神無處無之民之祀神雖其俗尚之失然亦足以見鬼神之理自然感通之妙但不可破貲產以備牲牢耳宜為明禁惟許以雞鶩羔豚有以牛祭者罪坐其師巫葢民愚而惑茍有疾厄必事祈禱雖冒禁犯罪不顧也惟禁其惑誘之人則自

然止息

隋梁彦光為相州刺史時人情險詖妄起風謡彦光欲革其弊用秩俸招致山東大儒每鄉立學非聖哲之業不得教授常以季月召集親臨策試有勤學異等聰明有聞者升堂設饌其餘並坐廊下有好爭訟惰業無成者坐之庭中設以草具及大比當舉行賓貢之禮祖送郊外資以財物於是人皆勸勵風俗大改

唐髙士廉為益州長史蜀土俗薄畏鬼而惡疾父母病

危殆不躬扶持杖頭掛食遥以哺之兄弟異財罕通假借士廉隨力勸誘有不悛者親率官吏詣門勸諭由是一里翕然多為孝弟兼命儒生講論墳典勉勵後進教化復興

韓愈為潮州刺史下牒請置鄉校云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不如以德禮為先而輔以政刑也欲用德禮未有不由學校師弟子者此州學廢日久進士明經百十年間不聞有業成貢于王庭試於有司

者人吏目不識鄉飲酒之禮耳未嘗聞鹿鳴之歌忠孝之行不勸亦縣之恥也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此州戶萬有餘豈無庶民者耶刺史縣令不躬為之師里閭後生無所從學爾趙德秀才沉雅專靜頗通經有文章能知先王之道論說且排異端而宗孔氏可以為師矣請攝海陽縣尉為衙推官專勾當州學以督生徒興愷悌之風刺史出己俸百千以為舉本收其贏餘以給學生廚饌自此潮人曰趣文學立祠祀之至今

常袞為福建觀察使設立鄉校使學者作為文章親加講導與為客主均禮觀游宴饗與焉由是風俗一變歲得貢士甚盛後袞卒閩人以袞配享于學宫

宋韓琦知并州河東俗雜羌夷用火葬琦為買田封表刻石著令使得葬於其中人遂以焚屍為恥

臣按自古中國無焚屍之俗至佛氏自西域入中國始有之為人子者乃忍其親之體魄付之烈焰不孝之罪莫大焉琦為郡獨能禁之今此風猶存

民習成俗非嚴刑痛禁之不能止請著為令有犯禁者以毀傷父母律問罪并坐其舉火之人是亦崇孝道美風俗之一端

陳襄為仙居令民不知教襄於正歲耆老來賀作文一篇曰為吾民者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夫婦有恩男女有别子弟有學鄉閭有禮貧窮患難親戚相救昏姻死喪鄰保相助無墮農業無作盜賊無學賭博無好爭訟無以惡陵善無以富吞貧行者讓路耕者讓畔班白

者不負戴於道路則為禮義之俗矣使門人讀於庭且諭之曰吾秩滿即去爾有子弟亟遣就學於是耆老相語感德嘆嗟翕然從之學者興起

程顥為晉城令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弟忠信度鄉村遠近為保伍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孤煢殘廢者責之親黨使無失所行旅出其途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暇時親名丈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為正其句讀教者不善則為易置俗始甚野不知為學乃擇

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鄉民為社會為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在縣三歲民愛之如父母

臣按程顥在晋城僅三年耳而其德教有如此者使之久於其任必大有所成就今守令以九年為滿朝廷苟責之以成效其間必有超出倫類而能以明道之德教為治者治者治平之基端在于此

朱熹知漳州以習俗未知禮采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說以教子弟土俗崇信釋氏男女聚僧

廬為傳經會女不嫁者為庵舍以居熹悉禁之

臣按朱熹在漳州首以禮教化俗今其所著家禮我太宗皇帝已表章頒布天下請命有司舉行并命提學憲臣督視有不奉行者問以違制之罪如此則禮教興行而異端不待禁革自然廢息

余仲寬宰劒之順昌時閩俗生子多者至三四子則後皆不舉為其資産不足以贍也若女則不待三往往溺之建劒尤甚仲寬乃作戒殺子文召諸鄉父老為人信

服者列坐廡下以俸置醪醴親酌飲之出其文使歸勸其鄉人無得殺子歲月間活者以千計轉運判官曹輔上其事朝廷嘉之就改仲寬一官仍令再任復為立法推行一路

臣按溺子之俗至今浙東為甚請自今有除為浙東守令者考滿上課必書云自到任之後民並無溺子者如有不實坐降一級如此則民間舉子必多戸口日增是亦仁政之大端也

以上廣教化以變俗臣按治者君也所以為治者民也推君之治而致之民者吏也治道有二曰政曰教政以法令行之也易教以道義行之也難教之本雖在於人君正身齊家以為感化之機然地非一方而遐外者未易以徧達人非一類而疎遠者未易以遽及是故明君在上知教化為治道之急務則必設學校明禮義立條教以曉諭而引導之使之

皆囿於道義之中而為淳厚之俗而又必擇守令之人布吾之政教丁寧告誡使其知朝廷意嚮所在而其為政必以教化為先變不美之俗以為美化不良之人以為良使人人皆善良家家皆和順由家而邑由邑而郡民風士習如出一律則天下之大治平之基實自此而積累也

大學衍義補卷八十二